

名家名译

高老头

Le Père Goriot

[法] 巴尔扎克◎著 郑克鲁◎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郑克鲁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8

(中央编译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 - 7 - 5117 - 0435 - 1

I. ①高… II. ①巴…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1586 号

-
-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盛菊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4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650 × 920 毫米 1/16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13.8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译 序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著名作品。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作用,在艺术上也是他作品的一个高峰。

故事发生在1819年末至1820年初的巴黎。在偏僻街区的伏盖公寓,聚集了各种人物。落魄的高老头因为两个女儿还债而被榨干了。穷大学生拉斯蒂涅羡慕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一心想向上爬。苦役监逃犯伏脱冷企图利用泰伊番小姐的婚姻大赚一笔,他的秘密被老小姐米旭诺和波阿莱使计探知,由警察逮捕归案。此时,拉斯蒂涅的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情场失意,举行了告别上流社会的盛大舞会。高老头受到女儿的催逼而中风,在痛苦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为他料理后事。

《高老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金钱的统治作用和拜金主义的种种罪恶。这在高老头和他的两个女儿的故事中得到集中的表现。高老头是个靠饥荒牟取暴利而后发家的面条商,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放在女儿身上。大女儿仰慕贵族,他让她成了雷斯托伯爵夫人;小女儿喜欢金钱,他让她当了银行家纽沁根的太太。最初他在女儿家里受到上宾待遇,随着他的钱财日益减少,他的地位也就每况愈下,最后竟被闭门不纳。他的遭遇表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败坏了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心灵,他有钱的时候,她们喊他好爸爸;他没有多少钱了,她们便怕别人看出父女关系;等到榨干了他的钱袋,他便像被挤干了水分的柠檬一样被她们扔掉。高老头临终时渴望见到女儿一面,她们却托词不来。高老头终于明白过来,她们爱的只是他的



钱。他悲愤地喊出“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高老头是拜金主义的牺牲品。巴尔扎克以高老头的父爱,衬托出金钱败坏人心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他死前的长篇独白是一份深沉有力的控诉书:“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要亡了吗?”这是对现实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发出的愤怒谴责。

金钱还腐蚀了大大小小的人物: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以不同的方式向金钱顶礼膜拜。伏盖太太看中高老头的钱财,做起了黄金梦;伏脱冷出手阔绰,她又生再沾的念头;她连死人也不放过,高老头入殓时,她狠狠地敲了拉斯蒂涅一笔竹杠。这个人物就像她经营的包饭公寓一样,浑身发出庸俗酸腐的臭气。米旭诺和波阿莱为了得到3000法郎,当了官方密探的走狗。银行家泰伊番为了使自己的产业世代相传,不认他的亲生女儿,怕她带走一笔陪嫁,把她赶出家门。雷斯托伯爵设下圈套,让妻子为情人还债,卖掉钻石项链,然后限制她的行动,逼迫她把全部财产交给他。纽沁根则借口经营地产,要挪用妻子的陪嫁,最后占有了这笔财产。高老头死后,两个女婿不闻不问,只派出两辆有爵徽的空车跟随柩车到公墓。对此,作家深有感慨地说“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

《高老头》还从不同角度写出政治野心家的成长过程,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卑鄙丑恶,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从而揭示了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

拉斯蒂涅是复辟时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他是外省小贵族的子弟,不愿埋头读书,更不愿顺着社会阶梯一步步攀登,而是羡慕挥金如土的生活。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那里接受了社会教育的第一课“你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你得不留情地打击人家,叫人家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做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她还指点他要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以追求一个贵妇作为踏入上流社会的钥匙。伏脱冷给他上了第二课:“要弄大钱,就要大刀阔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伏脱冷的邪恶说教

在他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涉世不深的拉斯蒂涅经过伏脱冷的启发,又往社会这个名利场的泥坑深陷了一步。鲍赛昂子爵夫人退出上流社会,使他看到上流社会根本不讲什么感情,只讲金钱和个人利益。高老头之死完成了他的社会教育。他看到两对女儿女婿的无情无义和这个社会寡廉鲜耻的真实面貌。在埋葬高老头的时候,他把剩下的一点神圣感情也一起埋葬了,欲火炎炎地投入社会的罪恶深渊,踏上了野心家的道路。在《人间喜剧》的其他作品中他多次出场:他靠纽沁根夫人爬了上去,娶了她的女儿,被封为伯爵,成为贵族院议员、副国务秘书,大搞投机买卖。他信奉的是极端利己主义。

伏脱冷的身份是苦役监逃犯,实际上是政客和野心家的另一种典型。他深谙这个社会的黑暗内幕,用愤愤不平的语言揭露出来“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条腿走路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随便一件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示众,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你们花三千万养着宪兵队、租司法人员来维持这种道德。妙极了!”这种抨击确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真相,但这种愤愤不平不是站在反对社会的立场上的,而是一个不得意的野心家发自怨恨的言辞。他千方百计要爬上去,他研究了法网上哪儿有漏洞可钻,利用自己对这个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了解,干的是大买卖。他垂涎欲滴地羡慕那些心毒手狠的奴隶贩子,幻想十年之内能挣到三四百万。他信奉的是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原则,认为清白老实无用处,要不怕弄脏手,为了达到目的,哪怕出卖自己。他的哲学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恶的观念;这个恶魔般的人物的道德观和他所使用的无耻手段,同当权者并无二致。他在《幻灭》和《烟花女荣枯记》中扮演了同样的恶的教唆者角色。后来,他同当局做了一笔肮脏交易,先后当上了巴黎警察厅的副处长和处长。

《高老头》还反映了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了解。小说通过鲍赛昂子爵夫人情场失意的描写,显示了复辟时期贵族被资产阶级取



代的历史过程。鲍赛昂子爵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客厅是资产阶级妇女梦寐以求的地方,能够在那里露面,其他地方都可以通行无阻。然而,她的情夫阿瞿达侯爵为了娶上暴发户的女儿,得到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竟然抛弃了她。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说明资产阶级暴发户终于打败了世代簪缨的贵族。

《高老头》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情节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

为了塑造人物,巴尔扎克首先描写下层人物的活动舞台——伏盖公寓,它坐落在偏僻角落,外表恶俗不堪,屋内陈设和周围氛围阴森逼人,各层居室分出等级,如同一个小社会。这些环境描写属于风俗描写的一部分,是巴黎下层生活的缩影,它与小说人物的生活、思想、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伏脱冷是(《人间喜剧》)中最有性格魅力的人物之一。这个人物根据大盗维多克的原型塑造而成,他具有强盗首领的那种蛮横、气势逼人和坚强的毅力。小说中的几段肖像描写栩栩如生:

在两个青年和其余的房客之间,那四十上下、颊髭染色的伏脱冷,正好是个中间人物。老百姓看到他那种人都会喊一声“好家伙”。肩头很宽,胸部很发达,肌肉暴突,方方的手非常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簇茶红色的浓毛。没有到年纪就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志,但是看他软和亲热的态度,又不像冷酷的人。他伪低中音嗓子,跟他嘻嘻哈哈的快活脾气,刚好配合,绝对不令人讨厌。他很殷勤,老堆着笑脸,什么锁钥坏了,他立刻拆下来,粗枝大叶的修理,上油,锉一阵磨一阵,装配起来,说:“这一套我是懂的。”而且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

“四十上下”和“颊髯染色”的特殊细节引人好奇：他是不是想显得更年轻，不让人认出？“好家伙”的感叹令人回味。他的身体的细节描写给人健壮和粗野的印象。由此可以想到老百姓的感叹是对他大力士的体格出自本能的赞赏。手指中节的浓毛给了他一种野性和可怕的特点。随后的描写由生理特点转向人物的灵魂，画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早熟的皱纹怎么会出现这个达观的力士身上呢？这不像是病或忧郁引起的，说不定他有心事或者生活动荡。他的脸有冷酷的标志，却又软和亲热，看来这个人物擅长使用危险的手段，要用亲热软和去诱人。低中音嗓子与快活脾气相配合，说明了为什么他是饭桌上引人快乐的人。他为何对人殷勤和堆着笑脸呢？底下的描写透露了他是个神秘人物。他会拆锁是为了献殷勤吗？后面的一组动词似乎在模仿这个人物的匆忙、灵活和富有社会经验。“这一套我是懂的”含有深意。最后一个句子透露了他丰富的阅历：他游历过许多地方，无所不知，既有实际知识，又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怎么会懂法律？他是个警探，还是个强盗？他既然了解旅馆，大约是个隐姓埋名、躲躲藏藏的人，再联想到他颊髯染色，又了解监狱，使人心生疑窦：莫非他是大盗或杀人犯？这段描写非常简洁准确，将伏脱冷的性格内涵写了出来，他确实是个胆大包天的“鬼上当”。伏脱冷在其他小说中一再改头换面，以不同的角色出现，但他解剖这个社会黑幕的犀利言辞能使读者一下子便认出他来。

拉斯蒂涅这个典型的刻画方法与伏脱冷不同，巴尔扎克写的是他作为野心家的形成过程，运用了心理描写。他同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接受的是罪恶的教育。高老头的悲剧命运是对他的第一次冲击。他认识到他所欣赏的贵族妇人都隶属于金钱。她们或者受到丈夫的算计，或者受到债多的催逼，或者情人被人夺走。于是他迈出了第一步，夺去了他的姑母和妹妹们的积蓄。拉斯蒂涅一开始企图抗拒伏脱冷的引诱，他受到高老头无私奉献的爱的影响，不齿于伏脱冷和这个非



人道的社会。他内心作着斗争“想成为大人物或者发财致富,难道不是先得说谎、屈膝、爬行,再挺起身来谄媚吗?难道不是先得成为那些说谎、屈膝、爬行的人的奴仆吗?跟他们沆瀣一气之前,必须为他们效劳。不!我想正直地问心无愧地工作。”伏脱冷的被捕使他的幻想暂时占据上风。他无私地照顾垂危的高老头。但在埋葬高老头的路上,死者女儿女婿的无情无义使他变得冷静了,他终于向社会发出挑战。巴尔扎克不断描绘这个从外省来到巴黎的青年在与新环境接触时的所思所想,以精细的心理描写刻画了这个年轻野心家的心理变化。巴尔扎克对年轻人的命运十分关注,《人间喜剧》写到一系列年轻人的奋斗史,拉斯蒂涅是作为成功者来刻画的。

高老头的塑造手法又有不同。巴尔扎克用倒叙的方法介绍了他的发家史。在高老头身上有着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一面;然而,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成功的奥秘,直到临终前他才领悟到金钱在维系家庭关系上的重要作用。这个形象存在两重性。用倒叙来刻画人物能全面地表现人物的整体面貌,这是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高老头的故事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巴尔扎克无疑借鉴了李尔王对两个女儿的深情和她们对父亲的无情无义的情节;两人都年老体弱,后来都呼天抢地咒骂女儿。所不同的是,李尔王的形象是悲惨的帝王,而高老头是愚蠢的资产者;巴尔扎克更为强调金钱的罪恶。

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性格突出,而且次要人物也跃然纸上。沃盖太太的见钱眼开和委琐浅薄,米旭诺的阴险和鬼鬼祟祟,写得都很生动,各有特色。

《高老头》通过高里奥、拉斯蒂涅、伏脱冷和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这四条线索的交叉穿插来组织情节,其中拉斯蒂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全书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十分紧凑。另外,这部小说第一次运用了人物再现的手法,具有特殊意义。

郑克鲁

2010年6月

献给伟大的、大名鼎鼎的若弗罗
瓦·圣伊莱尔^①,表示对他的作品和天才
的赞美。

德·巴尔扎克

① 若弗罗瓦·圣伊莱尔(1772—1844),法国物学家,著有《解剖哲学》、《动物哲学原理》。

C 目 录 CONTENTS

译序 / 1

一 / 1

二 / 44

三 / 76

四 / 127

五 / 147

六 / 217

作者年表 / 238



沃盖太太是一个老妇人，娘家姓孔弗朗；四十年来，她在巴黎经营一座包饭公寓，坐落在圣热纳维艾芙新街，位于拉丁区和圣马尔索区之间。这个公寓以“沃盖楼”的名字闻名，男女老幼，一律接待，风气有口皆碑，从来没有遭到飞短流长的攻讦。但是，三十年来，这里也根本见不到年轻姑娘。如果一个小伙子来住宿，他的家庭给他的生活费一定少得可怜。然而，1819年，就在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却住着一个穷姑娘。尽管惨剧这个词儿在文学爱写悲欢离合的时代，用得太过滥太离奇，以致有点难以取信于人，但在这里还得使用。并非这个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悲惨；不过，看完这部作品，*intra muros et extra*^①或许有人会一掬同情之泪。出了巴黎，这部作品还会被人理解吗？值得怀疑。这幅场景充满地方色彩，其特点只有蒙马特尔小丘和蒙卢日高地之间的居民才能欣赏；这个有名的洼地，房屋的灰泥不断剥落，阳沟布满黑乎乎的烂泥；处处充满真正的苦难和虚假的欢乐，而且忙乱不堪，非得难以形容的越轨事件，才会在那里短暂轰动一下。可是，这儿那儿也遇到一些痛苦伤心的事；恶行和美德混在一起，倒也使这些事变得崇高庄严：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见了也要止步，心生怜悯；他们的感触虽像美味的果子，却囫圇吞下。文明之车恰如印度的神车^②一样，碰到一颗不那么容易碾碎的心，挡住了车轮，耽搁了一下，马上

① 拉丁文：城里城外。

② 印度每年逢 Vishnu 神世界之王纪念日，将神像置于车上游行，以求来世生于较高的等级。



把它碾碎了,继续满载荣誉前进。您也会这样做的,您雪白的手捧着这本书,坐在软绵绵的扶手椅里,思忖道“也许这本书会让我得到消遣。”看过高里奥老头不幸的秘史以后,您会开胃地用晚餐,把您的无动于衷推诿给作者,说他夸张,不该写得富有诗意。啊!须知,这部惨剧既非杜撰,也不是传奇。All is true,^①它是这样真实,以至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也许在自己心里认出一些相同的因素。

这幢经营包饭的公寓属于沃盖太太,位于圣热纳维艾芙新街的下端,就在朝弓弩街降下去的底部,斜坡很陡峭,马车难以上下。因此,在慈谷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那些密匝匝的街道就很清静。这两幢圆顶建筑,投下黄色调子,穹顶也投下庄严的色彩,使一切变得阴森森的,改变了周围的气氛。街面的石块干燥,阴沟里没有污泥和水,沿墙杂草丛生。最无忧无虑的人也要像过往行人一样脸挂愁容。一辆马车的辚辚声,会变成大事,家家户户死气沉沉,墙垣发出监狱的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里只看到:市民公寓或私立学校,贫困或烦恼,行将就木的老人,想行乐而不得不工作的青年。全巴黎没有一个区比这里更加难看,说实话更加冷僻了。圣热纳维艾芙新街仿佛一副青铜框架,对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为了让读者理解故事,即使运用灰暗的色彩,进行严峻的思索,也不会过分。如同游客一级一级下到地下墓穴时,日光暗淡下来,导游的歌声沉落下去。多么真切的比喻!谁能说干枯的心灵和空空的骷髅,哪一个更不堪入目呢?

公寓正对着一个小花园,楼房同圣热纳维艾芙新街形成直角。在屋子和小花园之间,沿着正面,有一片凹下去的碎石路,宽约两米;前面是一条沙土小径,两旁有天竺葵、欧洲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相间的大瓷盆里。从一扇便门可以进入这条小径,门上有一块木牌,上写:沃盖之家;下面的一行是:包饭公寓,男女客房,兼顾其他。^② 栅门上装

① 英文,一切都是真情实事。(引自莎士比亚《亨利八世》)

② 这是旧巴黎流行的招牌用语。

着一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可以在小径的尽头,跟马路相反的那面墙上,看到本区的一个画匠画成的绿色大理石的拱廊。在这幅画模拟的加固部分下面,矗立着一尊代表爱神的塑像。看到覆盖塑像的釉彩剥落,喜欢象征的人或许会从中发现巴黎爱情的一段传奇,那是离这儿不远就可以满足的^①。在底座下方,一半漫漶的题铭令人想起塑像的年代,1777年^②,伏尔泰回到巴黎,它表明群众对伏尔泰的巨大热情:

无论你是谁,这是你的老师;他现在是,过去是,或者总会是。

夜幕降临时,栅栏门换上木板门。小花园同房子正面一样宽,一边是街道的围墙,另一边是与邻屋的分界墙,夹在中间。邻屋爬满了常春藤,把它完全遮没了,在巴黎有一种别致的效果,令行人赏心悦目。每一面墙都种满了成行的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布满尘土的果实,是沃盖太太每年担心的对象,也是她和房客的谈资。沿着两面墙,是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往一片椴树,沃盖太太尽管娘家是孔弗朗人,也不管房客在语音上的指正,仍然固执地将椴树念成别音。两条侧道之间,有一方块地种着朝鲜蓊,两侧是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旁边还种上酸模、莴苣或香芹,椴树丛下设了一张漆成绿色的圆桌,四周放了些凳子。在三伏天里,有钱喝咖啡的顾主,冒着能孵化鸡蛋的酷热,到这里来品尝咖啡。四层楼再加上阁楼的屋子,用碎石砌成,刷成黄色,这种黄色使几乎所有的巴黎楼房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小块玻璃,还安装着百叶窗;每一扇百叶窗高低不一,线条互不协调。每层的尽里有两扇窗,底楼则安上铁栅和铁丝网。楼房后面是一个院子,宽二十尺,猪呀、鸡呀、兔子呀,相处融洽。院子深处有一间堆木柴的棚屋,棚屋

① 指花柳病医院,设在圣雅各区,1782年由修道士建在一座荒废的修道院里。

② 应是1778年2月10日,伏尔泰从费尔奈回到巴黎,他为房产主席的花园撰写了这两行诗。



和厨房的窗子之间,吊着一个食品橱,下面淌着从洗碗池里流出来的脏水。这个院子有一扇窄门开向圣热纳维艾新街,厨娘为了预防瘟疫,用水冲洗这肮脏潮湿的地方时,就把楼里的垃圾扫到外面。

底层自然而然用作经营市民公寓,第一个房间由两扇临街的窗户取光,从一扇落地窗进出。这个客厅与饭厅相通,饭厅和厨房由一个楼梯间隔开。楼梯的踏级由木板和上釉的彩色地砖拼成。客厅里摆着几把扶手椅和椅子,上面的马尾衬垫间以暗淡的和闪光的条纹。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圆桌,桌面是圣安娜的大理石^①。桌上放着一套白磁酒具,金线已经半脱落,这种酒器今日随处可见。这个房间地板很差,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墙壁上部糊着油光纸,画着《忒勒马科斯》^②的主要场面,其中的主角都着了色。两扇装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给房客提供了卡普利索盛宴款待尤利西斯的场面。四十年来,这幅画引起年轻房客的嘲弄,他们取笑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晚餐,自以为这样就高于自己的处境。石砌的壁炉,炉膛总是很干净,表明只有在重大时刻才生火。壁炉上面装饰着两只插满陈旧纸花的花瓶,用玻璃罩子罩着,与青色的恶俗不堪的大理石座钟为伍。这第一间房散发出一种无以名之的气味,不妨称为“公寓气味”。它发出闭塞味、霉烂味、哈喇味;它令人冷飕飕,吸入鼻孔则潮乎乎的,它往衣服里钻;它有一股吃过晚饭的饭厅的味道;它发出做饭、配膳室、济贫院的恶浊味。年幼年长的房客 *Sui generis*^③ 和伤风的气息,合成令人作呕的基本成分,倘能发明一种方法加以估量,或许有可能描绘出来。得了,尽管这样乏味、令人恶心,如果您把它跟相连的饭厅相比,您还会觉得这个客厅典雅和芬芳,好比贵妇的小客厅呢。

饭厅全部装上护壁板,过去油漆的颜色今日已经难以辨认,上面积起一层层油腻,形成一幅幅奇形怪状的图画。饭厅里摆着几只黏糊

① 这是一种有白斑的大理石,来自佛朗德尔。

② 法国作家费纳龙(1651—1715)的小说,改写了《奥德修斯》的故事。

③ 拉丁文:特殊的。

糊的食具橱,里面放着失去光泽的、凹凸的长颈大肚玻璃瓶、纹状的镀锡铁皮圆垫、一摞摞图尔奈^①出品的蓝边厚瓷盆。在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只箱子,一格格都编上号码,用来存放房客们布满油迹或酒迹的餐巾。这是一些难以销毁的家具,到处被扔出来,放在这里仿佛文明的遗骸留在痼疾病人收容所里一样。您会看到一只晴雨表,当下雨的时候,一个嘉布遣会修士就会从里面出来。还有倒胃口的可憎可厌的版画。一个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和油混在一起的阿尔冈^②油灯,一张铺上漆布的长桌,油腻很厚,足以让爱开玩笑的只包饭的房客用手指当笔,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几张残缺不全的椅子,几块可怜的草编小擦鞋垫,草辫总是散开,却始终不掉下来。然后是一些可怜脚炉,洞眼碎裂,铰链散落,木座变成焦黑。要解释这些家具如何陈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臂少腿、残缺不全、奄奄一息,势必长篇累牍,过分延缓了这篇故事的兴味,性急的人是不会原谅的。红色的地砖经过上釉或上色,布满了沟槽。总之,这里笼罩着毫无诗意的贫穷;一种节省的、集中的、千疮百孔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垢,即使还没有穿洞、破旧,却快要变成一堆破烂。

这个房间大放光彩的时间,是在早上七点左右。沃盖太太的猫赶在女主人前面,跳上食具橱,把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了又闻,发出每天早上的嗡嗡声。过一会儿,寡妇出现了,她戴着珠罗纱的便帽,帽子下面垂下一圈没有理顺的假发;她懒洋洋地趿着皱巴巴的拖鞋。衰老而臃肿的脸,中间是一只鸚鵡嘴一样的鼻子,胖乎乎的小手,像教堂老鼠一样胖墩墩的身材,上身过于丰满,一颠一耸的,都跟这个饭厅和谐一致:饭厅散发出不幸,投机冒险蹲伏在那里,而沃盖太太闻着热烘烘的臭气,却不感到难受。她的脸好像秋天初霜一样新鲜,眼角布满皱纹,表情会从舞女的满脸堆笑,转到贴现的人皱眉蹙额,一脸不高兴。

① 图尔奈:比利时城市。

② 阿尔冈:日内瓦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终于1782年,发明了一种通两股气流的油灯,后经人改进。



总之,她整个人给公寓以说明,就像公寓与她这个人密不可分。苦役监少不了狱卒,缺一不可。这个矮小的女人苍白的肥胖,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如同斑疹伤寒是一所医院气息的产物一样。毛线织的衬裙露在裙子外面,裙子是旧连衣裙改的,棉絮从裂缝中钻出来。她的衣服就是客厅、饭厅、小花园的缩影,预示了厨房的品位,令人预感到房客的身份。她一出现,这出戏就不缺人了。沃盖太太五十上下^①,酷似一切饱经忧患的女人。她目光呆滞,天真无邪的神态像一个即将发火,以便敲竹杠的拉皮条女人,但这种女人也会不择手段去改善命运,如果还有乔治或皮什格吕^②可以出卖,她是决计出场的。房客却说她**本质上是个善良的女人**,他们听到她也一样唉声叹气和咳嗽,便以为她没有财产。沃盖先生是何许人?她对亡夫从来语焉不详。他怎样失去财产的?她回答“遭到不幸。”他待她不好,只给她留下一双眼睛好哭泣,留下这幢房子去谋生,给了她权利不用同情任何人的灾难,因为,据她说,凡是能忍受的苦难,她都领略过了。

肥胖的厨娘西尔微听到女主人的碎步疾走,便赶忙准备长住房客的午饭。一般说来,不寄宿的房客只包晚饭,每月付三十法郎。

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寄宿的房客一共七个,二楼有两套整幢楼最好的房间。沃盖太太住了小的一套,另一套租给库蒂尔太太,这是共和国时期一个拨款审核委员的寡妇。她同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住在一起,年轻姑娘名叫维克托琳·泰伊费,把她当作母亲。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是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房间也有人住,一套租给一个名叫波阿雷的老头;另一套租给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戴黑色的假发,染过颊髯,自称当过商人,名叫伏特冷。四楼有四个房间,其中两个房客一个是名叫米旭诺小姐的老姑娘;另一个以前是做面条、花式面和淀粉生意的商人,人家称他为高里奥老头。另外两个房

① 高老头于1813年退休后住进沃盖公寓,那时她48岁,1819年则是54岁。

② 皮什格吕(1761—1804),法国将军,曾守卫巴黎,却与保王党来往,1803年密谋杀害第一执政,被流放到圭亚那。乔治则是旺岱叛乱者首领。

间租给候鸟似的过客，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那样只能付四十五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但沃盖太太并不希望他们登门，除非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才收下他们，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当时，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个年轻人，从昂古莱姆附近来到巴黎读法律，他人丁兴旺的家庭需要节衣缩食，才能寄给他每年一千二百法郎。欧仁·拉斯蒂涅^①，他就叫这个名字，是家境清贫、只得用功的那类青年，他们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已经考虑学习的意义，事先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榨取社会，为自己安排一个似锦的前程。如果没有他有趣的观察，没有他在巴黎的沙龙中穿梭，这篇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毫无疑问，这点真实要归功于他精明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探听一件惨事的秘密；而这件惨事是制造者和经历者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楼上面一个阁楼用来晾衣服，两个阁楼住着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厨娘西尔薇。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外，沃盖太太好歹平均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还有两三个住在本区的常客，他们都只包晚饭。饭厅有十八个人进晚餐，可以坐到二十来人；但早上只有七个房客，他们聚在一起颇有家庭风味。每个房客趿着拖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态和隔夜的事评头品足一番，像熟人一样推心置腹。这七个房客是沃盖太太宠爱的孩子，她根据膳宿费的数目，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确，衡量对他们的关心和尊敬。这样的考虑影响到这些萍水相逢的人。三楼的两个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这样便宜，只能在圣马质尔区、烂泥塘^②和硝石库之间的地段才找得到。而只有库蒂尔太太有不同看法，她表示，这些房客大概经历了表面看来多少有点不幸而已。因此，这幢楼

① 拉斯蒂涅的姓可能取自贵族院元老皮埃尔-让-朱丽·德·拉斯蒂涅，他死于1833年。

② 烂泥塘是产院的民间别称。